

热历史

古人春游乐趣多

先秦时期的春游，浪漫而风情。《诗经》中有许多爱情诗篇，都发生在春游之时。《诗经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中就提到了，郑国人喜欢春游，出了城门外，满眼望去都是出游的女子，是邂逅爱情的好机会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中也提到了：“士与女，殷其盈矣”。溱、洧为郑国的二水名，意思是，在溱水和洧水边，到处可见来春游的郑国男女。许多男女在春游时两情相悦，订下终身。

谈情说爱的浪漫元素，逐渐变成这个时期春游的一大特点。为了方便寻找伴侣，当时甚至还设定了大型春游相亲节日“上巳节”。它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“巳日”（即农历三月初三）而得名，有古代“中国情人节”之称。

到了魏晋，农历三月初三被明确地固定为上巳节。不过魏晋人不像先秦人民那样，痴迷于边春游边恋爱，而是追求“玄游”。文人们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，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，返乎自然，在山河间品茶、饮酒、作诗，著名的《兰亭序》就诞生在这个时期。

魏晋人郊游虽游出了境界，但在普通人之间并未兴起，仅属“小众游”。到了隋唐时期，春游开始变成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。杜甫《丽人行》描写了上巳节春游出行的盛况：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陈子昂在《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》中说道：“暮春嘉月，上巳芳辰。群公禊饮，于洛之滨。奕奕车骑，粲粲都人。”三月三这一天，长安城曲江两岸的人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，可见在当时春游是参与度十分高的娱乐活动。

春天当然是赏花的季节。在《开元天宝

遗事》中记有唐朝仕女春游趣事：“士女逢春即联袂郊游踏青，路上遇到好花，就在花前铺席藉草，围坐一圈，并插杆结索，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，权当作野宴的帷幄。”她们解衣作帐，就地野宴赏花，十分自由放松。

在古代，有两个与春游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，一个是上巳节，另一个便是清明节。到了宋朝，上巳节春游的热潮逐渐冷却，宋人的出游活动主要选择在清明节，借着扫墓祭祀的契机到郊外踏青游览，“寒食祭先扫松，清明踏青郊行”（周密《武林旧事》）。不少名画都记录了当时情景，比如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人们在清明节郊游的情景。

宋代春游内容开始多元化，春游变得更为动态，比如开展体育运动，蹴鞠就成为春游的一个娱乐项目。

明清时期，春游的娱乐活动已经非常丰富。射柳是踏青的特色娱乐项目之一。据明朝人的记载，射柳时，将鸽子放在葫芦里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，弯弓射中葫芦，鸽子飞出，以鸽子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。女子则喜欢在这个季节荡秋千。由于清明节荡秋千随处可见，明清时还将清明节定为秋千节。

放风筝也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习俗，清代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清明扫墓，倾城男女，纷出四郊，提酌挈盒，轮毂相望。各携纸鸢线轴，祭扫毕，即于坟前施放较胜。”人们相信，放风筝能够消灾解难，赶走晦气。因此，许多人在风筝升空时剪断线，寓意“放晦气”，希望以此带来好运。（《齐鲁晚报》）



▲夏县介子推文化园“放纸鸢”题材泥塑

·连载·

曲沃代翼

晋国的第十一代国君晋文侯死后，其子伯即位，是为昭侯。面对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，昭侯未能汲取殇叔以弟即君位的教训，而是将其叔父成师封于曲沃（今闻喜上郭古城），号称“曲沃桓叔”。曲沃是晋国的一个大城邑，典章文物荟萃，经济文化繁荣，此举不仅未能弭乱，反而为分封于曲沃的小宗提供了争夺晋国君位的条件。

曲沃桓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称：“桓叔时年五十八，好德，晋国之众皆附焉。”《诗·唐风·扬之水》也生动地描写了民众“从子于沃”“从子于鹄（曲沃之城邑名）”“既见君子，云何不乐”的动人情景。桓叔苦心经营曲沃，大力收买人心，很快增强了实力，以至于“曲沃邑大于翼（当时晋国的都城）”，改变了晋国的政治重心。他本人也以“好德”而深受国人拥戴，形同国君，这为日后曲沃代翼奠定了基础。

晋昭侯七年，桓叔暗结晋大夫潘父在都城发动政变，杀死昭侯自立为君，昭侯之子平即位为晋孝侯。从此，曲沃与翼的对立公开化，晋国实际上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。

桓叔死后，他的儿子“曲沃庄伯”继续同晋公室展开夺取君位斗争。晋孝侯十五年，庄伯率师攻入翼都杀死孝侯，晋公室联合郟国拼死抵抗，击退庄伯，又立孝侯子郟为晋鄂侯。晋国的曲沃庄伯联合了郑、邢两国，并取得周桓王的支持，于鄂侯六年又一次向晋公室发动进攻，鄂侯抵挡不住，弃翼奔随（今介休附近）。但此时周桓王为了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，反过来又支持晋公室讨伐庄伯，立鄂侯的儿子光为哀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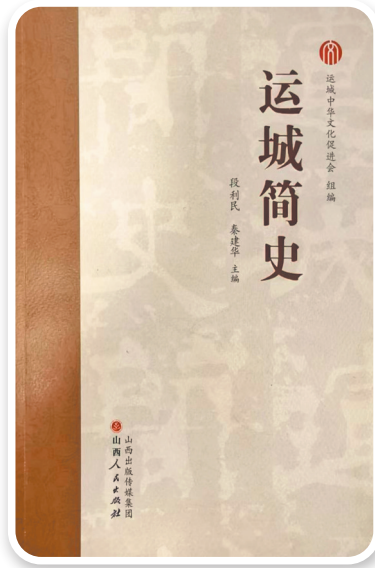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前716年，庄伯心愿未遂而卒，其子“曲沃武公”继承父志，继续夺取君位。经过38年的争夺，曲沃武公连续杀掉了晋哀侯、晋小子侯和晋缙侯，打败前来讨伐的诸侯联军，在公元前678年获得胜利，同时通过贿赂周釐王封曲沃武公为晋君，列为诸侯，更号为晋武公。从此，晋国小宗代替大宗执掌晋国，且封爵也由“侯”变为“公”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曲沃代翼”。

曲沃代翼，历桓叔、庄伯、武公三世，连续杀掉晋昭侯、晋孝侯、晋哀侯、晋小子侯、晋缙侯5个国君，赶跑了晋鄂侯。经过67年的动荡内乱，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受到打击，晋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古曲沃，因位处洮水（今称涑水）之曲的沃野而得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“河东郡闻喜，故曲沃”。据闻喜上郭古城遗址出土的春秋早期千余块陶范及大量的考古成果，众多考古学家与地理学家认定，这座古城就是晋国的“古曲沃”。2006年，国务院公布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假虞伐虢

晋献公十六年，晋国军队扩充到两个军。晋献公统率上军，太子



申生统率下军，赵夙驾御兵车，毕万担任护右，相继灭了周初分封的霍国（今霍州市）、魏国（今芮城县）、郟国（今盐湖区西曲樊村）和耿国（今河津市）。凯旋后，为太子申生在曲沃修筑城垣（今闻喜县上郭村），把耿邑（今河津市山王村）赐给大夫赵夙做采邑，把魏邑（今芮城县龙泉村）赐给大夫毕万做采邑，把郟国封给大夫原氏黯为采邑。

晋献公十九年，晋大夫荀息建议献公以良马与美玉贿赂虞国国君，借道攻打虢国。献公说：“这都是我心爱的宝贝啊！”荀息说：“那只不过在外边的仓库存放几天而已。”晋献公说：“虞国有个官之奇，他可能识破我们的计谋。”荀息说：“主公不用担心，官之奇这个人虽有智慧，但虞侯心贪，不会听他的意见。”于是荀息出使虞国，见了虞君说：“虞南边的冀国是虢国的附庸，经常滋扰晋国边境郟城，现在我们要问罪。”虞公昏庸贪利，收下良马美玉，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去征伐虢国，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。虞国大夫官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，极力谏阻，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。于是，晋国大夫里克、荀息统率军队通过虞国去攻打虢国，虞公协同晋军攻占下邳。

晋献公二十二年，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，这时虞国大夫官之奇看清了晋国的用心，劝道：“虢国如果灭亡了，虞国必然跟着亡国，人常说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，上次就不该答应晋国，怎么还能再来一次？”虞公说：“我们都是姬姓人，晋不至于加害于我。”官之奇说：“虢国不也是姬姓吗？”利欲熏心的虞君不听官之奇的劝说。官之奇看着虞国灭亡危在旦夕，为了避祸便带领族人逃离了虞国。这次晋献公亲自主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，夺得北虢之都上阳城（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），消灭了虢国，虢公丑逃奔到京师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。晋军在回国途中顺便灭了虞国。晋献公以虢都下阳封给大夫瑕公吕甥作采邑，以冀国（今平陆县南村、东延一带）的土地封给郟豹之子郟芮为采邑，把虞国的臣民从城内赶出来南迁三十里（今平陆县张村镇小洞北村），改称吴姓，继续虞国的香火，同时为周王室纳贡。晋献公拿回了送给虞公的良马美玉，调侃地说，美玉还是我的美玉，只是马的牙口老了几岁。

(18)

文史漫步

闲话古人“斗趣”



▶“斗鸡”题材铜雕

本栏图片 记者 刘亚 摄

我国古代有许多斗物游戏，如斗茶、斗虫、斗禽等，人们用自己的所爱之物与别人相斗，以此定个高低输赢，既能休闲娱乐，也可以获得心灵的满足。

国人喜爱喝茶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，可谓源远流长。“斗茶”活动起源于唐代，那时候叫作“茗战”，最初是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，茶农、茶客们比较新茶优劣的一项活动。宋代时喝茶之风盛行，雅致的文人墨客们对品茶逐渐形成一套规则，非常讲究饮茶程序和容器，互相比拼所饮茶的优劣，逐渐形成了斗茶的风气。宋代斗茶用的茶叶多产于广东惠州和福建建州，那里的土壤气候适宜于种植茶树，焙茶的技术也很成熟，北宋时担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所写的《茶录》中就有斗茶的记载。

斗虫主要就是“斗蟋蟀”，民间俗称“斗蛐蛐”。斗蟋蟀始于唐代，盛行于宋代，宋时的斗蟋蟀已不仅局限于贵族，平民百姓乃至僧尼也很喜欢这个游戏。古时的斗蟋蟀通常是在陶质或瓷质的蛐蛐罐中进行，两只蟋蟀对垒时，首先猛烈振翅鸣叫，类似于古战场上的击鼓助威，然后才龇牙咧嘴地捉对厮杀，最终两强相遇勇者胜！一只既能鸣又善斗的好蟋蟀，不但会成为蟋蟀王国中的霸主，同时也是蛐

蛐主人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千金难求。

斗禽包括斗鸡、斗鸭、斗鹅、斗鸟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“斗鸡”了。公鸡的竞斗性很强，把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到一起，它们就会激烈地啄咬起来，直到一方缴械投降为止。斗鸡游戏正是利用了鸡的这种习性。斗鸡活动历史悠久，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记载，在盛唐时期走向繁荣，唐玄宗非常喜欢这项活动，经常会在长安举行规模盛大的斗鸡比赛，以示天下太平。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道：“裂血失鸣声，啄殷甚饥馑，对起何急惊，随旋诚巧给。”斗鸡场面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。孟郊也写了首《斗鸡联句》：“事爪深难解，嗅睛时未怠。一喷一醒然，再接再厉乃。”这是说两鸡相斗时经常难解难解，如果相斗时间太长，还要用水喷以使其清醒振奋，重新投入战斗。

西班牙斗牛世界闻名，其实我国很早也有斗牛活动。然而不同的是，西班牙斗牛是斗牛士与牛的决战，而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斗牛是“二牛相斗”。两头牛相斗时，用尽浑身解数，或以头和腿压在对方颈上，或以强力猛烈推搡使对方后退，或以角相撞。倘若一方体力不支，或受伤逃奔，则胜负就见分晓。这种斗牛活动至今仍在云贵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村寨中盛行。（《燕赵晚报》）